



羣經平議

車

ノ



羣經平議卷十一

俞氏匿書第一

德清俞樾

毛詩四

帝命不時

文王

大雅文王之什雅

傳曰不時時也時是也

樾謹按清廟篇

曰不

顯不承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不

顯哉文王謨不承哉

武

王烈竝以顯承

與

相對不顯

不承即不顯不承也此云有周不顯帝

命不承時與承一聲之轉儀禮特牲

饋食篇詩受之鄭注曰詩猶承也說文人部侍承也

時之為承猶詩之為承侍之為承古音之咍與蒸登
兩部得相通也毛詩訓時為是失其義矣
陳錫哉周

箋云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

樾謹按箋以陳為敷陳之陳非經旨也陳當讀為申
陳錫即申錫也烈祖篇申錫無疆傳訓申為重是也
陳字本從申得聲古文作申故得與申通矣哉字之
義傳訓為載箋訓為始宣十五年左傳及國語周語
引此文並作陳錫載周則傳至我是也杜預注左傳曰
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韋昭注

國語曰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此二注皆訓

陳為布未達段借之旨至解載字則庸說得之蓋成

周與申字錫相應申字錫之義與上文疊疊文王令聞不

已相應疊疊猶勉勉也惟文王勉之又勉故令聞不

已惟其令聞不已故能申錫無疆載成周道也下云

支百世則所申錫者不止其身且下及子孫矣

厥猶翼翼

傳曰翼翼恭敬箋云猶謀

樾謹按廣雅釋詁由用也古字由與猶通然則厥猶
翼翼者厥用翼翼也箋訓猶為謀則誤以語辭為實

善我之矣翼翼眾也漢書禮樂志其鄰翼翼師古注曰翼
翼眾貌是也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翼翼即以多士言傳訓恭敬亦失之矣

常服黼黻

傳曰黼白與黑也同呼殷冠也正義曰周冕無績繡
之飾則殷冠亦不以黼為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
器云冕諸侯九旒注云似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
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

樾謹按黼謂黼領也爾雅釋器曰黼領謂之裸郭注
曰繡刺黼文以袒領唐風揚之水篇素衣朱裸傳曰

裸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然則黼領自是諸侯之
制此經以黼立言曰黼是領呼是冠也正義以黼屬衣謂
與衣一章以俵之非是事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傳曰蓋進也箋曰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為之法

王斥成王

樾謹按上方言文王德盛殷士咸來歸之此忽言今
王之進用臣義不相屬蓋王之蓋臣蓋即指殷士也
殷士服殷之服來助周祭文王見而勸勉之曰此孰
非王之蓋臣乎王謂殷王也蓋者畫之段字說文火

部書火餘木也經典相承作燼桑柔篇具禍以燼箋
曰災餘曰燼是也引申之凡物之餘皆謂之燼國語
吳語曰然後安受其燼韋注曰燼餘也字亦因通但作蓋
方言蓋餘也秦晉之閒炊薪不盡曰蓋廣雅釋詁亦
曰蓋餘也王之蓋臣猶言王之餘臣以其從殷而來
故謂之王之餘臣猶曰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人
皆商之孫子故以無念爾祖勸之爾祖者斥殷先哲
王也下章繼之曰無念爾祖亦脩厥德永言配命自
來多福皆文王勸勉殷士之詞忠厚之至也振鷺篇
曰以永終譽有客篇曰降福孔夷其意正與此同也

殷之未喪師以下乃始戒成王耳詩意若曰商之子
孫固宜念爾之祖亦脩厥德而我周之子孫亦因宜以
殷為鑒無過爾躬也鄭以王之蓋臣即為斥成王則
大蚤矣正義謂毛當同鄭不然也

倪天之妹

大明

箋曰尊之如天之有女弟

樾謹按天之女弟其名甚異恐非詩人立言之本旨
也周易歸妹王注曰妹者少女之稱然則天之妹猶
言天之少女耳時邁篇昊天其子之王者為天之子
則以其配為天之女義正相當也韓非子詭使篇女
妹有色又曰女妹私義之門所謂女妹者亦是少女之稱非女弟也

續女維莘長子維行

傳曰續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

德焉箋云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也

如則配曰田繼德之行女事於莘國母國曰因

樾謹按以續女為繼大任之女事文甚迂迴非經

也續當作薦崧高篇王續之事潛夫論志氏姓篇

王薦之事是其證也昭五年左傳困昏而薦女杜注

曰薦進也續女維莘猶薦女維莘言進女以為昏者

實維莘國也此句但言女未言長幼故曰長子維行

言莘之長女於正乎行也禮喪服篇鄭注曰凡女行

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即此行字

於之義傳箋所說均未得也

維師尚父

傳曰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箋曰尚父呂望也尊

稱焉正義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

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

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別錄曰師之尚之父

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大誓注云師尚父

丈王於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大師號曰尚

父尊之其言皆與可尚父美我同

樾謹按諸說皆六國時好事者之言詩云維師尚父

肥瘠迺宣迺畝言乃趨易其田畝也周制三年一易
實始於此鄭以為時耕其田畝此則憂百畝之不
易者農夫也。不足見古公規制之大矣。

縮版以載

箋云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

樾謹按箋以載為承載之載非也載當讀為栽禮記
中庸篇上天之載鄭注曰載讀曰栽是其例也哀元
年左傳正義曰栽者豎木以約版也縮版以栽謂既
以索縮其築版又取立木以約之鄭讀從本字未得經
旨

鼗鼓弗勝

箋曰百堵同時起鼗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周禮曰
以鼗鼓鼓役事正義引周禮者地官鼓人文彼云
鼓役事此或云止役事以上有止之之文而因設耳
定本云鼓役事

樾謹案周禮原文以雷鼓鼓神祀以下凡六句並作
鼓無異文此引周禮不當作止役事也周禮疏曰起
役止役皆用鼗鼓兩處義得相兼此亦曲為之說耳

竊謂鄭於弗勝二字未得其義也此章陔陔夤夤登登
登馮馮皆以聲音百堵皆興則眾聲竝作登登鼓之聲
轉不足以勝之矣故曰登登鼓弗勝非謂不能止之也

毛傳惟馮馮訓為聲陔陔則曰眾也登登則曰用力
也然詔文官部陔築牆聲也知三家詩固有以陔陔
為聲者則夤夤登登竝以聲音從可知矣

柞械拔矣行道允矣

傳曰允成蹊也箋云今以柞械生柯葉之時使大
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眾允然不有征伐之意

樾謹案箋義非傳意也。爾雅拔盡也。說文手部

拔擢也。廣雅釋詁。拔除也。蓋大王始遷之時。土廣人

稀。樹木充塞。其後生齒日繁。以次開闢。向來作樾之

區。今擢除既盡。而成道路。故曰柞。柞拔矣。行道兌矣。

行道連文。行亦道也。爾雅釋宮。行道也。非謂行道者

也。兌。兌。皇矣。篇柞。柞斯拔。松柏斯兌。傳曰兌

易直也。此經兌字與彼不殊。彼謂柞。柞拔除而松柏

挺然直立。此謂柞。柞拔除而行道坦然平易也。易直

之義通于此。經矣。毛於此不釋。兌字而但曰兌。成蹊

也。蓋謂此經以道路言。異於彼經以樹木言也。彼

此貫通固非鄭
因之箋所能望矣

古之人無戮譽髦斯士 思齊

傳曰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

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

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

樾謹按傳箋之義皆非也。古之人謂古老之人。尚書

無逸篇。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間。知枚氏傳曰

為古老之人是也。此承上文。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而言。惟成人有德。故爾雅古老之人。曰爾雅曰爾雅不見

惡。惟小子有造。故其俊士。曰爾雅曰爾雅也。

曰爾雅曰爾雅也。

譽讀為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趙岐注孟子引作
豫孟子梁惠王篇一游一園豫服虔注左傳引作譽
是譽豫古通用爾雅釋詁豫樂也又曰豫安也故豫
與無斃互文見義無厭斃則豫樂可知豫樂則無厭
斃亦可知矣髦斯士者髦士也斯乃語詞詩中多有
此例螽斯羽者螽羽也兔斯首者兔首也說詳王氏
引之經傳釋詞下句髦斯士與上古之人文正相
配古之人即古人髦斯士即髦士上句先言古之人
後言無斃下句先言譽後言髦斯士錯綜成文亦猶
迅雷風烈之比詩人立言之妙雖毛鄭其猶未得矣

維此二國

皇矣

傳曰二國殷夏也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
正義曰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為
殷紂夏桀也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
言之孫毓云天觀眾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
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禹之世時為二王
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
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為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
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國不再王先
察王者之後欲何為哉

樾謹按鄭以二國為殷紂崇侯其義未安崇侯乃是
 人臣國紂為周何得並稱二國正義謂紂乃亡國之
 主可以同之崇侯夫既可同之崇侯則亦可同之密
 阮徂共何不四并曰稱六國而必以二國四國分別言之
 乎竊謂孫毓之說雖未知於毛意如何然此詩之旨
 實當以孫說為長尚書多方篇曰非天庸釋有夏非
 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肩
 有辭即此詩所謂維此二國其政不獲也又曰天惟
 五年須夏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然則孫毓所
 謂先察王者之後信有徵矣又曰天惟求爾多方大

動以威開厥顧天即此詩所謂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也又曰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
 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卑殷命尹爾
 多方即此詩所謂上帝者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
 維與宅也蓋皇矣篇首章與尚書多方篇大旨相同
 皆謂殷既失道天又圖顧念夏后氏子孫欲以代殷
 乃之夏子孫罔無顧者又博求之四方之國而四方
 之國亦無其人於是大命遂集於有周矣也多方篇
 須夏之子孫今從鄭義作須暇之子孫於是經義我遂
 一晦并此詩而失其解矣說互詳尚書

帝遷明德

傳曰徙就文王之德也

樾謹按帝徙明德似為不辭說文辵部遷登也從辵
輿聲輿部輿升高也或從尸作輿師古注漢書地理
志郊祀志竝以輿為古遷字是遷輿古通用輿為升
高故遷為登乃其本義也自遷徙之義盛行而本義
亡矣此經遷字當從本義言帝因文王之明德而登
進之也

比于文王

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

者德以聖人為匹

樾謹按王季父也文王子也父比于子義殊未安上

文維此王季田度田昭二十八
年左傳及禮記樂
記所引並田此田文王正義謂韓詩亦作文王是此
經毛韓不同田韓於上文既作維此文王則於此文
必作比于王季田同田證田同田若使上田維田
田文王田必無是理也以文義而論
似以韓詩為長文王之比于王季猶大如嗣田徵田之
徵音太任不必賢于大如王季不必聖于文王立言
之體固宜爾也田韓本上下誤倒耳

無然畔援

傳曰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田援猶跋扈也也釋文

引韓詩曰畔援武強也

樾謹案畔援即畔嘑也傳分畔援為二義非也論語

路之行失於畔嘑正義曰舊注作嘑嘑字書嘑嘑失

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嘑嘑失禮容也此與韓鄭

自義正合援嘑音近故得通用猶美士曰彦美女曰媛

亦取音義相近也玉篇又引作無然伴換蓋古人雙

聲叠韻之字皆無一定畔援也嘑嘑也伴換也一而

矣卷阿篇伴與爾雅游矣伴與即伴換也箋曰伴與

自縱弛之意蓋即跋扈之義而引甲之美惡不嫌同

詞傳以為廣大有文章正義申明之日伴然而德廣

大與然而有文章則分伴與為兩義與此傳分畔援

為兩義其失維均

無矢我陵

傳曰矢陳也箋曰矢猶當也

樾謹按矢當作弛江漢篇矢其文德禮記孔子閒居

篇引作弛其文德是矢弛古通用也國語魯語文公

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無弛我陵言無毀

我陵也字本因作弛說文官部弛小岬也周語聚不弛

崩注曰大曰岬小曰弛漢書劉向傳山陵岬弛正可

為無弛我陵之證傳箋義竝未得也

不長夏以革

傳曰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

樾謹按傳箋之說均于義未安禮記中庸篇引上句不大聲以色又引孔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則聲色二字自是平列謂不大其聲與色也朱子集傳曰以猶與也得其解矣而於此句則曰未詳今按長之言常也廣雅釋詁曰長常也又曰長久也久亦常也夏之言假也釋名釋天曰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革之言急也禮記檀弓篇若疾革鄭注曰革

急也急與寬假義正相反明德之君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亦如天道然夏之寬假秋之緝迫各以其時而異故曰不長夏以革也

以爾鈞援

傳曰鈞鈞梯也所以鈞引上城者正義曰鈞援一物

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

越謹按下旬與爾臨衝傳曰臨臨車衝衝車正義曰

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衝衝突之稱臨衝非一

車則鉤援當因亦非一物蓋皆兵器也鉤句古字通兵器

曲者謂之句考工記廬人句兵欲無彈鄭注曰句兵

戈戟屬是也直者謂之援考工記冶氏援四之鄭司

農曰援直刃也是也晏子春秋秋褱篇曲刃鉤之直兵

推之呂氏春秋秋知分篇直兵造曾句兵鉤頸方言兵

器必兼曲直故詩以鉤援並言鉤援有曲直之分臨

不可使慈民戰國策楚策曰嗟乎子乎秦策佗嗟噫
乎竝其證也此文子字當讀為滋說文水部滋益也
昭三年左傳宮室滋侈十六年傳為罪滋大杜注竝
曰滋益也老子曰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
物滋起呂氏春秋懷寵篇曰行地滋遠得民滋眾漢
書吳王濞傳曰徵求滋多酷吏咸宣傳曰盜賊滋起
其義竝同經始勿亟庶民滋來言文王寬假之而庶
民益來也因段子為滋而說者遂望文生訓使經文
之平易者變為艱深矣一切經音義卷三曰滋古文
孛同是滋字古文有從二子者則子來之為滋

來無疑矣

下武惟周下武

傳曰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
周家曰最大

樾謹按以下武為後繼其義迂曲殊不可通序曰下
武繼文也箋云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夫文
字既為文王之文則武字亦即武王之武下武者猶
言武王在下也文王篇曰文王在上正與下武相對
成義下猶後也上猶前也彼傳曰文王受命作周
也文王在上既受命作周又繼以在下之武王而有

周武篇曰嗣武受之下武猶嗣

既伐于崇 文王有聲

正義曰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於崇者以

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

越謹按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兩句似對文其實非也

初非作邑于豐于崇之可通既伐于崇義不可通于當作邦亦

國名也尚書大傳文王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

伐邦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

此云既伐邦崇蓋言邦言崇而密須也大夷也耆也

皆包其中矣若史記所載次第與大傳不同虞芮決

獄之後明年伐大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

伐邦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未知與大傳孰是

如史公說則伐邦崇與作豐邑事適相連故詩人連

及之事或然也邦作于者如鄧之為豐鄰之為祭古

文省邑焉耳毛公無傳未知其說云何鄭解上句有

此武功曰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言崇不言邦則

已不知下句既伐于崇為邦崇二國矣孔氏正義以

誕置之隘巷 生民 生民之什

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

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

有溥也毛意方即有之段字有溥徧之義故訓為極
畝孔以方正說之非毛意矣

籩豆靜嘉 既醉

箋云乃用籩豆之物潔清而美

樾謹按鄭意以潔清訓靜以美釋嘉其實靜亦嘉也
藝文類聚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靜家室靜善也尚

書堯典篇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善言蓋靜善一

聲之轉耳靜嘉即圍其義同

永錫爾類

傳曰類善也箋云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

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

純孝也施及莊公

樾謹按下章云永錫祚允箋云天又長予女福祚至

于子孫然則此章永錫爾類亦當為天之所予鄭

用左傳義說之即經曰與下章永錫爾類律矣

周語叔向引此詩而說之曰類者不忝前哲之

謂也然則類猶肖也丹朱商均之不肖是即不類矣

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是即類也孟子曰是子之賢

不肖皆天也則類皆天錫之也永錫爾類之

義矣周之興也世有哲王是即天之永錫爾類也孟

子以賢不肖對稱賢即是肖不肖即是不賢故河上
公注老子曰肖善也田田訓類善其義亦如此矣
毛傳即傳本叔向說可知春秋時師說如此左傳引以美
穎考叔國田田田乃田人附益田不足據也鄭據
以易傳誤矣

釐爾女士

傳曰釐予也 箋田田田女而有士行者
越謹案以女士為女有士行其說巧矣然經文平易
恐不如是也甫田篇以穀我士女此云女士猶彼云
士女倒文以協韻耳下云從以孫子釐爾當訓福漢書

帝紀祠官祝釐禮樂志媪神蕃釐集注並曰釐福也
釐讀曰禧爾雅釋詁禧福也然則釐爾女士者福爾
女士也與穀我士女同義大戴禮記夏小正篇綏多
女士女士亦即士女也臧氏琳曰毛詩周禮儀禮疏
皆引綏多士女今本誤倒然士女女士亦猶
田田田於義俱通不必因困乙正

福祿來為

鳥兒醫

傳曰厚為孝子也箋云為猶助也
越謹按一章曰福祿來成二章曰福祿來為文異而
義同廣雅釋詁為成也淮南本經篇五穀不為高注

曰不為不成也是為與成同蓋我當訓曰為猶成也不
必別為之說

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箋曰具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既盡也宗社宗也羣

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飲焉為福祿所下也

越謹業既燕于宗即承來燕來宗而言謂既燕與宗

則福祿攸降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于猶越也與也書

大誥越爾御士王莽做大誥曰于女卿大夫元士御

事是連及之詞曰越亦曰于也孔氏廣森經學危言

曰凡事有兩端云某及某者行文之常也書則用于

用越引多方不克敬于和康誥德之說于訓之行為證

于宗猶既燕與宗矣正承上文而言鄭惟不解于字

乃以宗為社宗使兩句異義失之甚也

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

傳曰熏熏和悅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

越謹業說文中部熏火煙上出也雲漢篇憂心如熏

傳曰灼也疑不得有和悅之義至欣欣訓樂固屬常

訓然以下句燔炙芬芬例之芬芬既以燔炙言則欣

欣亦當以旨酒言今訓為樂則以飲酒者言二句不

竊疑
一例矣。緇翻經文熏熏欣欣字當互易公尸來止欣欣

言公尸之和說也旨酒熏熏此熏字乃熏字之段借

爾雅釋訓炎炎熏也釋文曰本或作熏是熏古通

用周易艮九三厲薰心王輔嗣以薰灼釋之可為熏

則熏亦可為薰說文艸部薰香艸也蓋因艸之香而

引申之則凡香者皆得言薰猶芬之本義說文云艸

初生其香分布是亦因艸之香而引申之則凡香者

皆得言言芬也是故旨酒熏言酒香也燔炙芬芬

言炙香也欣欣熏字音相同古詩多口授誤到其

文耳或以說文酉部醺下引詩公尸來燕醺醺疑其

不誤然然許氏引經有合兩句為一句者如風雨凄凄東方明矣

難鳴既昌矣說文則引作風雨凄凄混矣維其味

矣說文則引作犬夷四矣凡此疑皆傳寫奪之未可

竟據以改經觀因說文作醺醺其字从酉益知其當

在旨酒下矣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 假樂

箋云干求也十萬曰億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

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

樾謹按干字疑千字之誤千祿百福言福祿之多也

子孫千億言子孫之多也鄭作干祿而訓為求殆其

之佩是鄭意謂民以此相酬乃易傳非申傳也毛傳
竝無民進玉瑤容刀之說正義以鄭述毛非是渭陽
篇曰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文法自此相似鄭義自勝
於毛正義混而一之則鄭義晦矣

乃造其曹

傳曰曹羣也箋曰羣臣適其牧羣

越謹案公劉之時雖屬叶然執承豈遂之人

乃使羣臣親造牧羣乎毛意未必然也爾雅釋水曰

天子造舟郭注曰比船為橋大明篇正義引李巡曰

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為梁也是造

有比造次一聲之轉文選東京賦曰次和樹表

薛注曰次比也造次一聲之轉次為比故造亦為比
上句既登乃依傳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然則

毛訓曹為羣者其意謂眾賓也乃造其曹者謂比次

其眾賓之位也箋義非是

既庶且多卷阿

箋云庶眾正義曰王賜其車眾多矣庶多一也丁

甯以足句

越謹案凡言且者必有異義不得謂丁寧以足句也

多當讀為侈哀七年在傳魏曼多史記魏世家俗魏

侈是多與侈古通用侈之言大也廣也禮記禘記其

衰侈袂僖二十六年公羊傳其言至焉弗及何侈也

注曰侈猶大也國語曰侈因國語曰侈因國語曰侈因國語曰侈

之制言考工記與人曰飾車欲侈晏子春秋外篇曰

公乘侈輿皆其證也考工記與人曰飾車欲侈晏子

僭不畏明民勞

傳曰僭曾也箋曰又用此止為寇虐曾不畏敬明白

之刑罪者

檄謹案如箋韻則必與上句式過寇虐連讀乃得其

韻義然次章式過寇虐無俾民憂三章式過寇虐無俾

作慝四章式過寇虐無俾義正敗五章式過寇虐無俾

正反皆不以兩句連讀義非也傳訓僭為曾乃語

詞無實義僭不畏明言不畏明也尚書洪範篇曰無

虐焚獨而畏高明法史記集解引馬注曰高明顯寵者

不枉法因畏之此云畏明與彼云畏高明義同言為寇

虐者必遏止之不以其高明而畏之也

爾用憂詭板

箋云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詭

越謹按如箋義則詭字與上三字不屬不辭甚矣憂

當為優襄六年左傳長相優杜注曰優調戲也爾用

優謔言爾用我言相戲謔也優詭連文義亦不異憂者優之本字說文久部憂和之行也引詩曰布政憂憂今詩作優優蓋由後人以憂為息愁字而改之此經憂字因鄭訓為可憂故得存其本字而其義則久晦矣

則莫我敢葵

箋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正義曰無有揆度知其然謂君臣竝不察民也

越謹按考文古本此箋忽然下有無字乃從正義本也然

